

忆当年

□ 吴翼民

从前苏州多酱园,几乎行走不到半里路就能遇见一爿酱园,譬如我老家附近就有着两爿酱园,一爿在跨塘桥东,邻着名园拙政园,名“敦号”;一爿在跨塘桥西,地处名胜北寺塔斜对面,叫“庆余”。

那时酱园的生意都不错,城市平民的日子都紧巴,油盐酱醋酒得依赖酱园,吃饭啜粥的酱菜得仰仗酱园,前者密切攸关自不必言,后者除了自己烹调的荤素菜外,酱菜占了半壁江山。再者“敦号”和“庆余”就临着齐门、娄门和平门,城外的农民步行或打船进城,要买些油盐酱醋酒或各式酱菜,舍此两爿酱园其谁?

从前的酱园都属那种前店后作坊格局,作坊都有些规模,并且半开放,可以任人参观。我就经常溜进酱园作坊参观,不只观其酿造酱油和制作酱菜的场景,更主要是嗅其浓郁的酱香,开胃,杀馋,闻其味,足以过两碗白粥。

两爿酱园都把生意做得蛮好。“敦号”如其名,很敦厚,一排当柜而立的伙计个个长得和善,春风拂面,对前来买货的顾客点头哈腰、鞠躬如也;“庆余”亦然如此,伙计对所有顾客都毕恭毕敬,买卖做得一丝不苟,还实打实在秤头上小作让利,秤杆儿翘得老高。两爿酱园伙计们的手艺亦不错,舀酱打油称酱菜都利索,不会溢出,总是干干净净,如果要包包扎扎什么的,都有一手功夫,比方包扎酱瓜萝卜干之类,先

两爿酱园

衬好不漏汤汁的荷叶,而后再用富阳大草纸包裹,总是包得有棱有角,再衬一张印有店家标识的红纸,用蔺草绳四合一扎结,那一包酱菜就显得牢靠标致啦,送礼也不显坍台。我很喜欢看酱园伙计包扎酱菜,手指上下左右翻飞、令人眼花缭乱。更神奇的是他们包扎原瓶虾子酱油或太仓糟油之类,那蔺草绳将几瓶扎在一起,结实得无法松动,顾客车船劳顿、千里迢迢拎到上海、无锡等地亦然笃定如泰山呢。

“敦号”和“庆余”两爿酱园各有相对固定的客源,却也较着劲儿争取更多的客源,想方设法把对方的客源争取到自家的门下。我是我家经常光顾两爿酱园的小顾客,竟然也会成为他们争取的对象。

孩提时有一种“飞洋画”和“刮洋画”的游戏,洋画就与酱园搭上了关系。洋画源自香烟牌,后来演化为孩子们的玩具。在“刮洋画”时,油片和蜡片是王牌,亦即浸过油和上过蜡者。我们知道,想要浸油,最好的方式就是偷袭酱园,乘伙计不注意时,将洋画在卖油柜台的油格子里浸上一浸。

我多次偷袭过这两爿酱园,没料想一次被“庆余”的伙计逮了个正着,我一下慌了神,却不料那伙计捏住我的手腕悄声对我道:“小鬼头,你揩油啊,让你揩油,你得告知我桥东‘敦号’最近在卖什么萝卜?”我急着应答:“‘猫耳朵’‘人参条’‘猴掌卜’这些嘛。”那伙计追问:“这些是常有品种,时鲜货什么萝卜?”我一时答不上来。他就接着说:“以后你只管来揩油,但

你得去探明,‘敦号’刚上市什么时鲜萝卜。”我诺诺应声,当下就去“敦号”探了个分明,他们今天刚开始卖时鲜的酱萝卜,便驰告了“庆余”那伙计。也真是神速,“庆余”火速推出了腐乳卤萝卜,连续几天占了上风。当然“敦号”不吃素,也快速推出了腐乳卤萝卜,并且价格比“庆余”略低。遂使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大受其益。

除此之外,两爿酱园斗着法儿,各自推出了糟香腐乳和玫瑰腐乳,“鸭头颈”“小青蛇”之类的酱菜,不断更新,还有个招数,那就是降低起售的额度,比如说售卖酱菜,起售的额度从五分钱降低到三分钱,甚至一分钱,一分钱一大段“鸭头颈”萝卜,受益的自然是这些寒门家庭。

不知什么时候,“敦号”和“庆余”竟然次第销声匿迹,似乎专业的酱园也都没了踪影,要吃最简单的酱菜都得到副食品商场去淘买,大煞风景。如今,我每走过这两爿酱园的旧址,都会感慨不已。



拟元人笔意

(中国画) 沈月花 作

临到下午上学前,忽然看到墙角叠放着的丝瓜瓢子,一下子“急中生智”,心里有了主意。我取出一个干燥的丝瓜瓢子,按照鞋子长短剪成两段,用擀面杖压压扁,塞到鞋子里头,立刻就成了一副不花钱的“鞋垫”,迅疾就让冻得麻木的双脚改善了处境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享用过丝瓜瓢鞋垫。我不知道,我的这番奇特经历能否让生产厂家受到启发,利用这绿色天然植物,开发出丝瓜瓢保健鞋垫来。

丝瓜瓢的往事

□ 陈光新

清晨出门时看到有水的泥土地上结着一层薄冰,绕道行走的同时忽然就回想起了小时候拿丝瓜瓢子充当鞋垫的往事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多数家庭居住的都是简陋低矮的平房。春天来了,不少人家都喜欢在家前屋后种上一些丝瓜。丝瓜性情很“泼”,种下去以后不需要什么照看,照样长得生机勃勃。到了夏秋时节,藤上结出的丝瓜一批接一批地长大,吃都吃不完。每家还会特意留下一些个头大的丝瓜,让它挂在藤上继续长大、长老,直到深秋初冬“打霜”以后才采摘下来。

把这些摘下来的老丝瓜挂在屋檐底下晒干,剥去酱紫色的外壳,倒出瓜瓢里的种子,收藏起来留作下一年种植用。剩下来那些丝丝缕缕网状的瓜瓢子(丝瓜络),也是不会随便丢弃的,日后它会被安排上多种用途。

那时候,人们不论是在家里洗澡,还是上澡堂子,身上涂抹上肥皂以后,就会拿起一个丝瓜瓢子顺着身体各部位来回擦拭。瓜瓢内充满肥皂沫,下脏(祛除污垢)的效果特别好。如果

是娃儿独自上澡堂洗澡,临出门时家里爸妈都会问一声:“丝瓜瓢子带上了吗?”

各家洗碗的时候,也都有一块“绿色环保”的天然“抹布”,它就是一段丝瓜瓢子。瓜瓢“裹油”(吸附油渍)的效果同样令人称奇,用它来洗锅刷碗,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百洁布一样方便快捷。

那个年代里,家家娃儿多,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,寒冬腊月里有的孩子甚至都没有棉鞋上脚,更谈不上有换脚(换着穿)的棉鞋了。寒假前后的数九寒冬里,每每雨雪过后,我们早晨上学时路上还冻得硬邦邦的,等到中午放学时泥土地的马路已被太阳晒得一片泥泞。一路小心翼翼地走到家时,鞋底免不了还是蹭湿了。

有一天中午放学,我们几个灰蛋头不知是谁先挑起了“战事”,你捅我一下,我打你一下,竟忘乎所以地在化冻的泥泞中一路追打哄闹起来,结果就让脚上的鞋子遭了罪,被我们踩得里外湿透。

爸妈都上班去了,家里又没有多余的鞋子可换,冰冷的湿鞋就一直套在脚上。脚被冻得生疼的我一时手足无措,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□ 易英华

范守纲老师是上海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,《语文学习》的老主编。退休后返聘,每周一、四仍到社里当顾问。直到2018年底,上海初中语文教材完成历史使命,他才卸下重担,时年八十岁。

每到社里,范老师必到《语文学习》编辑部坐坐。这是编辑部最轻松、愉快的时刻。大家得以从书稿中抬起头来,说几句趣话,开几个玩笑,既解乏,又益智。

范老师熟知语文教育掌故。发稿时,碰上有些把握不准的文章,请他把关,底气会足一些。记得2013年刚到编辑部时,我负责的栏目收到一篇上万字的文章,作者是语文教育界的一位老前辈。文章所谈有一定的价值,奈何文字太长,且颇为艰涩。我做了一些删改,发给作者看,并向他作了自我介绍。大概觉得我资历尚浅,力有不逮,作者在邮件中回复:请高人定夺。

周一早上,范老师一到编辑部,我像盼到了救星,赶紧把稿子呈上,“您可来了,有位老作者投了篇文章,太长,我删改了一些,他不大满意,让我请高人定夺。”“我可不是高人,我才1米68。”此话一出,我傻了,但又被他的幽默逗笑了。范老师也笑了,认真地看完稿子,问了我的意见,再给出他的看法,且强调,他的看法只是参考,文章怎么处理,要自己拿主意。

仗着“隔代亲”,我们常拿各种难题请教范老师。《语文学习》有一个传统,每一期杂志,责任编辑要写一篇“编后”,谈自己编辑本期杂志的心得。每次写完“编后”,因怕被主编何勇老师枪毙,我们常私下先请范老师过目。

殊不知,稿子经他手,就像经过了几层过滤。第一层,滤去太过太满的话。如“圆满”“极其”“非常”“十分”“最”等。老派人下笔总是留有余地的。第二层,滤去过于主观的话。如“我以为”“我觉得”等。他常说,讨论学术问题,要客观分辨,个人的经验未必可靠。第三层,滤去他人的观点。我们写文章,常引用一些名人的说法给自己壮胆,然而文章到底是表明自己看法的。观点能否经得起推敲,在于说理的可信,不在于名人站队。这时,他又会问:你的意见呢?第四层,滤去教训人的口吻。修辞立诚,不是口头上说说,而是时时刻刻锤炼的。经过这几层过滤,文章就有点儿样了。作者们常抱怨我们改稿严,他们不知道,有一次,我拿一篇两千字的文章请范老师指正,就剩了四个字回来。范老师改完,指着文章对我说,这四个字好。那四个字我还记得:但问耕耘。

范老师对《语文学习》饱含深情。每月初到编辑部,总会问杂志出来了吗?如有新一期杂志,他总会拿两本。一本拿来看,一本拿来剪。他有剪报收集资料的习惯。他的剪报也是我们观察办刊水平的晴雨表。如果他拿去剪的那本被剪得七零八落,说明这期好文章较多;如果没怎么剪,我们就要反思了。

我不知从范老师这里得到多少益处。有一日走过编辑部,看到他在走廊拐角安慰小同事,我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,心里涌起无可名状的暖意。那一幕,是我在社里见过的最美的风景。

最美的风景